

非虚构作品展

2024年初冬,作为选调生我第一次踏入上凯村。转眼间,驻村已有一年时间,田垄绿了又黄,崭新的工作笔记磨出了毛边,我也从完全听不懂恩平方言,到能与村民交谈一二。这段时间里,我渐渐懂得,真正的甘甜,要俯身才能尝到。

1. 初来时,恩平方言于我,如同一卷无字天书。村委会会议上,方言如急雨敲窗,唯独提到我的名字时,才会切换成生硬的普通话,伴着零星友善的笑声。我还记得那个社保年审的日子,村委会办公室里挤满了人,空气中飘着烟草与泥土混合的气息,我坐在电脑前,手心微微出汗。这是我第一次独立负责养老认证——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很多都是像陈伯这样,连输手机验证码都不会操作的老人。“阿伯,请睇住个镜头。”我努力回忆着练习了无数遍的恩平话,却把“睇(看)”说成了接近“踢”的音。陈伯困惑地眨眨眼:“阿妹,你叫我踢咩嘢?”满屋顿时爆发出善意的笑声。坐在角落等着年审的阿奶也笑得前仰后合:“检察院来的干部讲我们的话,有点像唱戏文!”我的脸烧得发烫,深吸一口气,指着手机屏幕上的认证界面,一字一顿地重复:“请、阿伯、睇——住、呢个、圆圈。”这次我把“圆圈”说成了“圆春”。笑声更响了,但笑声里没有嘲讽,反而透着新奇与亲切。陈伯终于明白过来,他并没有着急,而是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摸出老花镜,像教孙女说话般耐心纠正:“系‘睇’,唔系‘踢’。睇——像我这样,眯起眼睛看东西。”他夸张地表演着“睇”的动作,皱纹在眼角绽开。后面排队的阿婶凑过来,用夹杂着普通话的恩平话说:“阿银,你刚说‘圆春’,我们这里叫

‘圆圈’。不过无紧要,听得明!”这一刻,村委会办公室变成了方言课堂。我磕磕绊绊地说出了完整的认证指引,每个字都像走了调的音符,却奇妙地奏出了和谐的乐章。陈伯顺利完成了认证,他起身,却没有立即离开,而是拍着我的肩,语重心长地说:“你慢慢学,我们的话不难。”就是这句话,像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方言从来不是墙,而是桥——当政策被翻译成“烟火话”,文件落地便有了温度。

2. 语言的壁垒凿开了一道缝隙,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身份转换的茫然与急于融入的渴望。我明白,想要离村民的内心更近,必须踏踏实实的一步步走,文档里的村情介绍,终究不如脚底沾着的泥土真实。于是,我开始用双脚丈量这片土地——穿梭在田间地头,核对、拍摄一张张图片;行走在水稻田间,仔细查看有无虫害的踪迹。“三清三拆”环境整治那阵子,我们挨家挨户动员,耐心讲解政策。起初,不少村民对清理自家房前屋后的杂物心存抵触,响应者寥寥。我们便一次、两次、三次地登门,不厌其烦地解释整治的深远意义。日子一天天过去,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村民们从最初的观望、怀疑,渐渐转变为主动配合,甚至有人热情地加入了我们的清理队伍。那种被接纳的感觉,像春风一样温暖。春耕时节,吴叔家的水不小心漫进了旁边张伯的土豆田,影响了土豆的长势。两人在田埂上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我跟村干部闻讯赶到,踩着泥水,一边耐心听他们各自倾吐满腹的委屈,一边仔细查看田里的水势。待他们情绪稍缓,我们才一同商议,最终定下挖一条排水沟的法子。方案既定,我顺手接在一旁递来的铁锹,也加入了劳作。在大家的合

罗银



罗银在田间查看虫害情况。

力下,一条新的水渠很快成型。当水流顺着新挖开的水渠流出土豆田,刚才还互不相让的吴叔和张伯,竟不约而同地沉默了片刻,随后,他们互相递起了香烟。夕阳的余晖将我们每个人的影子都拉得长长的,这一刻,我忽然懂得,在这片土地上,化解矛盾的,有时不是严谨的法律条文,而是浸润着乡土人情的古老智慧;赢得信任的,也往往不是整洁的制服,而是那沾满泥土的裤脚和走过田埂的脚步。

3. 驻村的这段日子里,我渐渐体会到,想要敲开村民的心扉,光靠嘴上说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信任,是在日复一日的并肩劳动里,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刚开始驻村时,我也不懂什么技巧,就是挽起袖子,跟着村干部一起搬运村民房前屋后的杂物、柴火。手上磨出了水泡,衣服上溅了泥点,灰头土脸的,他们反而愿意跟我聊家常。今年九月,超强台风“桦加沙”登

陆广东。有一天风急雨大,我们忙着查看池塘的出水口、转移村里的搬迁户,衣服都湿透了。冒雨巡查时,旁边一户人家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位阿婆探出身,朝我招手:“阿银,快进来避避雨,这风雨大得很!”风雨是冷的,可那句话,却把我浑身的疲惫都化成了温暖。如今走在村里,跟刚来时的感觉完全不同。村民不再谈论我这个生面孔是从何而来,不再叫我“那个检察院来的干部”,而是亲切地喊我“阿银”。他们会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给我“投喂”各种应季水果,还经常跟我聊家常。这些细微的改变,藏着心与心的靠近。窗外的榕树沙沙作响,仿佛也在微笑。从迷茫的选调生到被村民认可的“阿银”,从法律新兵到乡村法治建设的参与者,这段距离,就在俯身之间。而基层的甜味,就藏在这最朴素的泥土里,被千万个这样的俯身,悄然酿出。【作者单位: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检察院】

驻在李店村

刘恒瑞



冬日村庄

在李店村驻村已一年有余,工作间隙,我总爱在这片黄土地上走走。

初冬的李店,已褪去一切修饰,曾经在秋风里翻滚的玉米,如今连痕迹也寻不着了。暑气与丰腴,都被初来乍到却已显凛冽的风一扫而空,唯有小山一样的玉米秆堆在各家各户的地头,那是村民们为牲畜备好的过冬口粮,更是这片土地留给劳作之人的念想。风是初冬李店村唯一的絮语。它刚劲中带着几分试探的凛冽,干脆而决绝,像一把无形的刀划破凝滞的空气。风从天的尽头压过来,掠过冻得发紧的山梁,发出“呜呜”的、仿佛磨着骨头的声响。一道道沟壑,往日还看得出黄土的柔软,如今却像是大地的皱纹,每一道里都填满寒凉。我裹紧外套,不由想起前几里去慰问杨咀社老党员蒲芳梅的情景——她的院落,就坐落在这样一片坡地上。蒲芳梅老人年过八旬,年龄比我的年龄还长。那天,我们检察院驻村帮扶队联合乡、村干部,带着蛋糕和

清油上门慰问。院墙虽然朴素,却因刚办完孙子的婚事,还留着红对联的喜气。听见动静,老人急忙出来迎接,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她脸上的皱纹很深,眼神却清亮,反复念叨着:“党对我的好,我记挂一辈子!”话语朴实,却字字滚烫,落在我这年轻驻村干部的心上,激起层层热浪。没有和我们多寒暄,老人转身进了灶房,端出一盘刚烤好的洋芋,外皮焦脆,热气腾腾。“快尝尝,自家地里长的,香得很!”她笑着往我们手里递。那双手有些粗糙,布满劳作与岁月的印记,却格外温暖。我们围坐在灶边,一边吃着香甜的洋芋,一边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讲她作为党员的坚守,讲这片土地的变迁。这片土地上的生命,蕴藏着最坚韧的力量。就像蒲芳梅老人,她质朴的内心始终铭记着党的恩情。蒲芳梅老人院墙外的柏树,连同远处落尽叶子的树木,枝干如铁,伸向

等一场雪落柿红

谷振国



红柿满枝头

李陶摄

人对草木的偏爱,往往藏在细碎时光里。不必刻意记花开几时、果熟何日,有时只是某个驻足的瞬间,那抹颜色、那缕气息,便悄悄落进心里。——题记

于我而言,兴海路24号东港区检察院院内的几棵柿子树,早已是寻常日子里最亲切的陪伴。每日午餐后,我总会在柿树下散步。寻常时不觉特别,一入秋,枝丫间流转的橙红,便总勾着我绕树多走几圈。饭堂的香气还没散,一走到柿树下,微风里裹着的甜香就漫过来,伴着难得的秋日暖阳,饱餐后的困顿便也淡了。我总爱仰头凝望,看那些柿子在枝头一天天换衣裳:九月的柿子还藏在叶隙里,像一颗颗青绿色的乒乓球,紧紧挨着叶片,不仔细瞧,几乎要和满树的绿意揉成一团。等秋意再浓些,近了十月,柿子青硬的果皮上便悄悄洩开点点橙黄,像是缀了层蜜色,凑近闻,连风里都裹着丝丝未熟透的甜。国庆节一过,它们便逐渐卸去青衫,有的橙得透亮,像浸足了秋光的蜜糖;有的红得温润,像被暖阳灼软的玛瑙,一颗颗从枝丫上垂下来,秋风轻轻一拂就晃,那软乎乎的模样,让人心都跟着泛起暖来。低矮枝条上的柿子最是亲近,也

我的乡愁故事

韩兵



江畔老厂

我的老家在齐齐哈尔,它有一个达斡尔语名字,意思是“边疆”。我家楼前坝下有条宽宽的江,名叫嫩江。“嫩”字源出女真语,为碧、青之意。嫩江为松花江北源,发源于大兴安岭北部伊勒呼里山中段南坡,齐齐哈尔位于其下游,河曲发达,两岸平阔。据考证,早在一万年 before,齐齐哈尔地区已有先民繁衍生息,他们沿嫩江而居,以渔猎为生。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的齐齐哈尔,聚集了多家重要的国营大型工厂,它们为国家制造着钢铁架,我的父亲就是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的工人。那时老家的风很大,总是像怪兽一样,突然蹿出来,昼夜呼啸。奶奶照着我们姐仨,偶尔把我抱出去,总要我脸上蒙块纱巾,邻居们笑着过来看“羊毛卷”。邻居们都住在第一机床厂的宿舍楼里,大人们叫它“北大楼”。这片建筑始建于1951年,是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建厂时,由前来支持援建的前苏联专家设计的。十一幢三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是“一五”时期典型的民用建筑,又巧妙融合了中式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外观充满艺术感。尽管岁月使其略显残破,但仍能窥见当年的华丽。这些建筑不仅记录了老工业基地的辉煌,更是齐齐哈尔历史的见证者。后来,民意历史文化街区被列为黑龙江省历史文化街区,北大楼也得到了保护。十一幢大楼朴拙结实,冬暖夏凉,顺着地势一直排到江边。在第十一幢大楼前,就是我们称作“大坝”的江堤,堤下的嫩江水是平缓的,泛着蓝色。冬天,江面上结起厚厚的冰,坚如顽铁,积雪后可过马车和行人。我曾扳开积雪趴在上面使劲往冰层里瞅,只见里面犹如一块巨大的墨绿色玻璃砖,颠倒了天地乾坤,却看不见我的倒影。夏天,男孩子们整日在水里嬉戏,黝黑的身体,像一条条油光发亮的泥鳅。如果起得早,可以捡到翻白的小鱼,那是驾着铁皮船打了一宿鱼的伙计们落下的。朝阳下,经常有个老者在寂静的江水弯处撒网(一种传统的手工捕鱼方式),一罾下来,银光闪闪,吸引了不少拿着小桶的孩子。我拿着小罐头瓶远远看着,不敢往前凑,怕水边紫色的大蚂蚱粘到身上。偶尔捡到几个蛤蜊,装在小瓶里拿回家,看它们慢吞吞地起承转合。五一之后,柳树上才冒出鹅黄小芽,孩子们从干涸的江心处,一个勉强可称作小桥的水泥管道上经过,管道两边近水的地方踩上去哑得像妈妈发的面。我和伙伴们一起过了桥,一头扎到沙滩上疯玩,将所有的怅惘都抛之脑后。江边坝上有棵大杨树,树下是奶奶和邻居媳妇们唠嗑做棉被的地方。坝上许多人家挖了菜窖,用来储存过冬的土豆白菜。后来不知怎的,来了一辆推土机,把菜窖都推平了。我曾看见尤迪的爸爸,一个二十几岁的体育老师,把推平的地方挖开,抱出两个大西瓜。沿着江坝走不到十分钟,就是龙沙公园四号门,每个星期日,我们一家人都要打扮齐整,像过节一样,去公园从早晨溜达到晌午。龙沙公园是一座百年古园。当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因感“边塞无佳境”,而将屯兵的仓库堆为上台,挖地其下,辟为公园,后来又相继建起万寿亭、穆清花厅,还在假山上建起望江楼。望江楼始建于1908年,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思泛舟江湖,以谋临流之胜”,曾两次邀请近代书法家张朝墉设计改建龙沙公园。他在南墙外,凿沟引入嫩江,在沟西侧覆土为边山,在山顶建一草亭,初名未雨亭,登亭西望,江水波光粼粼,岸边绿树成荫,美不胜收。公园里有朵花坞,当年只有母亲认得匾额上的这个“坞”字。花坞里都是各省甚至国外的奇花异草,潮乎乎的,有的像蛇一样盘绕,散发出奇异的香味。登过望江亭,游过花坞,才算真正领略了龙沙公园的妙处,回去才能和邻居们有话说。当然,公园里也有各种动物,丹顶鹤和梅花鹿居多。有只小鹿腿瘸了,我曾喂过它沙果。丹顶鹤喜欢凑成一圈,仰着脖子朝天叫。我上学后才知道,这叫“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不过,当时的我还以为他们仰着脖子,是为了消化刚吃的小鱼。园里还有骆驼,开春时总能看到一些阿姨拿着长长的钩子把骆驼脱落到地上的毛勾走,姐姐说她们把驼毛拿回去是为了织毛衣。转过我的母校一厂一小,就是一厂俱乐部了。俱乐部旁边有个牧场酒家,也卖啤酒。家里来客人时,我负责拿着塑料桶去打啤酒,一毛一斤。“牧场酒家”几个字是当时唯一用闪烁的电子管做的,老师说那叫霓虹灯,里面充的是“氩”气。每次去打啤酒,我心里都要念一遍“氩氛氩氛氩氛”这几个惰性气体的名字。离家近四十年,我曾数次梦见嫩江,只是梦里的江水不是蓝色,而是流沙金色的。梦里还有旋转的星空,有南极、北极和回转的洋流,它们却都是江水的蓝色,上面缀满钻石般的点点繁星。如今,每次回老家,我都央求姐姐和妹妹陪我故地重游。她们以为我是来寻故事,其实我是想找回故事里的那个自己。从北大楼走到江边,老树犹在;看两岸万家灯火,竟不知身在何处。犹记某年某月,某个落雪的晌午,洁白如银的江边雪地上,曾留下两对同样洁白如银的脚印。往事经年,脚印早已被岁月的江风湮没,连同那些话语、那些诺言、那些姓名。只有月光下的嫩江水依旧在宽缓地流淌着,讲述着有关成长的故事,宛如一曲悠长的歌。【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红柿如意

周文静摄



柿柿如意

周文静摄

液滴落下来,会弄脏树下的一大块地面。我估计,负责清洁的工人一定会有些怨言吧,如果鸟儿能把柿子汁一起喝了就好了。尽管不希望鸟儿来吃,但我也会疑心这些鸟儿是去年的老相识,它们对这个院子有执念,也是一种缘分。如果是去年的那些鸟儿,它们又怎么知道柿子已经熟了呢?毕竟,今年柿子成熟的时间,比去年晚了二十多天呢。在柿子成熟之前,它们又去哪儿了呢?我偶尔也会吓唬一下它们,它们不会生气吧,它们会知道我是想留着柿子等雪吗?有一次,我看见一只麻雀在啄食落在地上的柿子——这是我期待的,节约着吃,柿子就会在枝头久一点。我喜欢它,盯着它看,它胆子也大起来,啄两口就抬头瞅我一眼,小眼珠黑亮亮的。看到它的可爱,我不得想起“给鸟儿留些过冬”的民间习惯做法——人与草

●●●●●